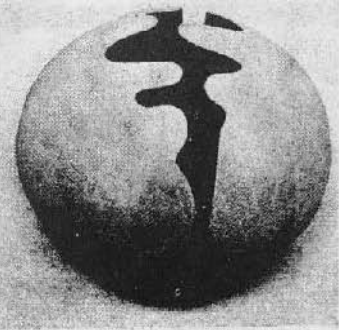


走一路心裏的山明水秀 艾利



小時候愛吵爸爸買大大軟軟甜甜的棉花糖吃，看電影時吃，看熱鬧時也吃，坐在爸爸的頸項，兩腿分叉，雙手黏黏的，手舞足蹈時便沾染到他的頭髮上去。

現在已經不吃了，但覺它有一種作用，比如說是完全不費牙刀去嚼咬的，單靠唾液溶解，乾淨俐落。想起紅塵瑣事，想起人心淨化時便會想起它，自是毫無不貼切的，不過就是愛想這挺差勁的比擬。

有時看看小孩，粉肉一團，還沒有手和腳的強烈分別，腳可以是手，手也可以是腳，整個形狀是圓的，心裏莫明其妙就難過起來。

也許沒有思想也是好的。

一天弟弟不慎摔了一跤，整個人都扒到地面上去了。先看他是極之慘痛的，摔痛了腰身和

在風雨之夜 趕去畢亞瓦送行..... 李謹光

滿肚文明的點心
在小山坡上訊號站
微光的見証下
(今天，証據經已式微)
吐給盤伏在四脚蛇頭上
腥味襲人的視壳
你忽然思念起
北方八十歲年邁的祖母
行色匆匆，就要拔離離去
(三天後。黎明。老地方再見)

滑過青山河口
進入
南中國海的懷抱
方有些許安全感

妳堅持拔離北航
憑雷達的感性
擺脫諸般糾纏
尋找這條河流的出路
尋找大海的
光芒
趕在
廿四小時後
黎明前到油城
還有
三天後。黎明。老地方再見
週而復始
那個諾言

領航的鼻船長說：
夜航在砂勝越河
你是一個孤兒
必須提防
半途殺出的木桐
沖自河床的暗礁以及
一些沒頭腦的小艇

註：
標題：某日風雨之夜去古晉海港局馬屬下畢亞瓦碼頭為一油槽船送行有感。又，畢亞瓦(BIAWAK)國語乃指四脚蛇也。

第二行：畢亞瓦之小山丘上有一航訊訊號站。
第八行：美里加拿大山上之壹號油井(GRAND LADY)設立迄今已有八十載矣。

75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交流站

羅總管：
八九年十月廿日的來稿及稿費已收到許久，很抱歉拖到今天才給你覆函。

真的，在「忙」的日子里，能夠好好地靜下來，讓「詩心」活動的時間實在有限。

其實，我也不是什麼「重量級」的高手，承蒙錯愛，實在受寵若驚。從來，在本地報章的副刊投稿并不寄望得到什麼稿酬的，只是有一份力，發一分光而已，這次收到你的稿費倒是有點意外。

說起寫詩，我與星座詩社的淵源也是不淺的。當年劉社長在美里搞「藝林」(今「竹岸」)副刊時，我雖年未弱冠，但也恰好蒙逢其盛，曾在該副刊內發表一些「習作」。記得當時適是校園內皇后花(QUEEN FLOWERS)盛開的季節，常與另一同窗好友在樹下高談闊論現代詩的種種。(當然也免不了論及金庸、古龍、秦紅等...)曾經有一段日子對現代

詩的入迷可說到了「忘我」的境界。不久，摯友遠去楓葉國「取經」，仍然「詩心」未滅，常常一來一往在信紙上展開現代詩的拉鋸戰。持續數年後才被各自的學業與現實生活沖淡下來，最後打上休止符。如此這般自生自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已掉進了一個框，一個死角之故。

「封劍」十二載期間，雖常有留意「詩運」的發展及偶有閱讀一些論述，但礙於被「蟒蛇」纏身及缺乏同道的鼓動，一直未曾「拔劍」。近年來詩社之活動常見開於報章，或多或少受到激勵，始作「再出發」之舉。但全屬「左手」之作，未有「週詳」的計劃。

對「互相交換意見，互相鼓勵」是很重要的。若有機會，約三幾位同道，作「詩心」交流未嘗不是一美事也。

祝
文祺 謹光

面頰，但堅持沒有哭。晚上在樓上却聽到他的笑聲，竟比電視機的擴音器里的波浪還大聲。痛楚是無從記憶的，還是根本沒痛過？

小時候看過一齣電影，歌是這麼唱：薇薇/不要怕/你是好娃娃/自己跌倒/自己爬/你看山上/為你開滿紅花/你要是好娃娃/就自己跌回自己爬。

有時實在想當回孩子，幼小而固執的靈魂，在還不懂得拒絕生命時便堅持的在張望著，而當孩子可以暖暖切切被抱著，可以避掉一切的狂風暴雨。

常常亂想自己得了病，活到幾年後的一個限期，越想越覺得時間沒有了，生機沒有了，希望沒落了。於是真真當回孩子。

朋友寫信來說：有時想起人的一生活怎麼過呢？以為找一個人來靠靠，安安心心，也太難了。真受不了那斷斷續續的走下去。不過，以後白髮蒼蒼，又會以怎樣的心情來生活着？會有孩子嗎？會擔心他們的前途嗎？真難以想像。

不想與人爭辯什麼，說了累人氣人傷人，想想什麼久了都被時間沖淡思慮反而像一杯茶了。如今只有想起而沒有想念。信也少寫了。有時很想告訴別人一些事，但寫下之後一看，說過寫過又如何呢？也就算了。

於是，愛想起吃棉花糖時的乾淨俐落，更渴望看到小孩熱切的擁抱着大人哭泣，或是非常難過或是天大喜悅。因為，語言能力喪失了，文字更無力了。到了最後，只有阻攔不及，那排山倒海似湧湧的淚。

但告訴我，是真的嗎？語言是真的喪失了能力嗎？文字真的無力了嗎？而眼淚真的可以代替一切嗎？

有一天我終於生氣了。決定從此不再提筆透露自己。一個時候獨自站在風大的廣場上，忽然有一種千軍萬馬向自己這里侵襲過來的感覺，不斷地挑逗哭意，就憶起一段詩句：我可以鎖住我的筆，為什麼却鎖不住愛和憂傷。耳邊女歌星溫柔感性的唱着歌：告訴我，所有的委屈，請你讓我伸出手，擁抱你。然後，心情是很悲壯又很自憐地堅持着原來的生活姿態。

我曾經寫過詩 李笙

子夜。
無人經過的靜靜的長長的街衢
我緊緊握著我的詩集
細細展讀，如一隻啄木鳥
細細咀嚼遙遠的憂傷與愛
這是三〇〇〇年，第五季
世界很溫和廢墟一片.....

相對於溫和的世界，一千年前
我們被棄置於一座
因頓的城市混亂的
年代民主與極權的拔河眾人競奔.....
沒有什麼記得我們的名字
我們迅速的被接觸，漠漠，分離
以至遺忘.....

呵，我是多麼地恐懼啊
恐懼像一陣輕煙冉冉散去
在地球的邊緣
沒有聲音，沒有憤怒，沒有愛.....
當清晨烏雲罩下，我黯然離開
呵，我是多麼地興奮啊
在垃圾與鼠吻之間我找到
一本皺摺破舊遺失多年的詩集

我默默坐讀每一句詩
想著我的前世一一
呵，我的前世是一頁頁夢魘
「然而，我的詩是對世界的叛變，」我急速寫下
那是宇宙淪陷的第二天：「我將無悔.....」
倏然驚醒，我撥開一截焦黑的屋瓦
千古的星光正對我眨眼

「是的，我將無悔。」我說
譔語我的年代
我愚昧的族類，以及
我小小的生命
我向深遠夜夜空宣佈我的勝利：

「我曾經寫過詩」

XX：
其實你一定不知道，很早之前便很想很想寫信給你。結果是一一不提也罷，事到如今，我還在為一些稱呼什麼的頭痛，於是到目前為止，我仍舊沒把信寫成，光只是傻傻的想。

其實一直很喜欢看你針對文稿的評語。今天看過了你對書幾文稿的批評，覺得心里十分痛快，即使是苛刻嚴格，那又何妨呢？

前陣子也投了一篇文稿給你，寫的是一個去世的朋友，我想把它投給星座副刊行嗎？我的理由是非常私自化的，只因我不願意再看到它了。可是我想寫，又好像不能不寫，寫了又不想再看，尤其是出現在本地報章。

這里正式給你投上一篇「不歸」稿。仍舊擬不成題目。

如果有機會，十分渴望你可以來信深入批評我寄給煙火的文章，好嗎？(當然包括星座)。

我發覺身旁的朋友常謂：不懂你寫什麼。尤其是那篇：那隻獨子。真令我羞愧難當。仍舊是沒把信寫好。切切盼你來信。

祝：安好。

艾利

XX：
寄上「一塊二」給煙火。喜歡嗎？我現在需要的是誠實的評語，不是掌聲。所以要謝謝你用心讀我的小說。想來真心寒，因為一直不知道自己走到那里去了，也不曉得別人又走到哪里。如果說「迷失」是的，現在。我。

你定會發現我的文風有很大很多的改變。是好非好，我也不知道。如今多用敘述法，或回憶或意識流，因為我的主角都寂寞。寂寞的人都是活在回憶里的。

請早熟寄你的讀後語來。

祝你們都好。

藕琴如